

第四十段 返羅浮妻妾齊美 告終養翁婿同居

山嵐及蘭瘦翁俱移家羅浮，雪香同猗猗拜見冷氏，冷氏甚喜。松、竹將桂蕊的事告知冷氏，冷氏曰：「此事易起猜疑，況我媳婦係初婚，何能遽及此事？候我與媳婦商量停當方可。」松、竹應諾而去。冷氏謂猗猗曰：「吾兒舊眷一妓，我實不知，今日松、竹二生對我言及那妓，意欲為吾兒小星，你意下如何？」猗猗曰：「那妓兒已見之。其為人也幽閑貞靜，當面足令人欽，過後尤令人慕。兒本樂與相聚，還望母親玉成。」冷氏喜曰：「似兒如此賢慧，古人江有汜之詩可以不作。」

一日，松、竹復至，冷氏復將猗猗之言告知松、竹。松曰：「蘭家弟婦的賢慧，好早知之。既伯母許可，當擇日接桂蕊回。」竹曰：「伯母若見了桂蕊，必定愛憐。」少時，松、竹出，到索笑齋以告雪香，雪香遂喜，遂請松、竹為媒，擇日接桂蕊到家。松曰：「雪香與月香這段姻緣，是柳曲江為之汲引，必須央曲江為媒，方是有始有卒。」竹曰：「翠濤之言是也。」三人議定，復談敘半時方去。

菊婢自遇松翠濤於船上，歸時服侍冷夫人甚殷勤，冷氏亦愛憐之。是日聞桂蕊尚在，不日即請柳相公為媒擇吉迎歸，亦自私心竊喜。乘間謂雪香曰：「自婢子與主人同出院後，一別已經一載，以為主人葬於魚腹，婢子今生已無相見之期。今幸主人尚在，到君意欲迎歸，易不早為之所，使婢子得早相見？」雪香曰：「爾不言，我亦必急圖之，此亦可見爾眷眷主人之意。」

次日，雪香至竹嶼谷家，欲議請柳曲江為媒。至則曲江先在焉，一見雪香笑迎曰：「弟遠遊數月，前日始歸。聞雪香克諧舊姻不勝愉快，今日特邀嶼谷，方欲回到尊府，一則敘契闊之懷，一則賀於飛之喜。不期雪香先來真是快事。」雪香曰：「弟因歸家未久，未得一敘離別之情。今日正欲邀嶼谷同到尊府，更有一事相煩。恰與曲江相遇，亦是奇緣作合。」竹笑曰：「雪香這一段奇緣，真是曲江作合，此語倒也恰當。」柳曰：「雪香說有事相煩，得毋為桂月香乎？」雪香曰：「然。曲江何以知之？」柳曰：「方纔聽得嶼谷言及，始知其中顛末。」竹曰：「曲江既在此，雪香可當面相請。」柳曰：「弟願執斧。」雪香曰：「曲江慨諾，足見高誼。」坐敘一會而別。

次日，曲江即邀翠濤、嶼谷同至山嵐家。松、竹二人，山嵐認識的，遂指柳曰：「此位尊姓？」曲江告以姓字，並道來意與令媛作伐。山嵐曰：「誰家？」曲江曰：「梅雪香。」山嵐曰：「固所願也。」即進內與桂蕊說知，忙備酒饌，款待三人。盡歡而別，一同來見雪香，云：「山翁甚喜，祇恐蘭家弟婦不容。」雪香曰：「此舉正出你弟媳之意。」遂及稟知母親冷氏，冷氏以明月珠一顆為聘。一切合奩之事，自有猗猗料理，遂擇吉迎歸。

成婚之夕，二人原舊相識，不似尋常遮遮掩掩。彼此對坐各道相思。雪香曰：「睹卿豐姿如舊，而形骸消瘦，足見別後奔波。」月香曰：「自去歲蒙郎君大德，拔我於污泥之中，即以身許君，誰知落奸人之井。私心自計，惟有赴水一死與君結來世緣。豈料藕絲未斷，浮沉十餘里，幸得恩父母救起，留此殘喘得侍中櫺，豈非天隨人願。」雪香曰：「傷心語不忍過聽，夜已深矣。」遂各就寢。歡娛之際，雪香撫摩殆遍，戲謂曰：「記去歲在院時，蒙卿留宿。酒酣情暢，願借青樓藍橋一度。卿執意不肯。斯時虧卿把持得定。」月香曰：「斯時妾非不欲，其拂君意者正為今日地也。妾口佔一絕，請君驗之。」詩云：

粉黛叢中訂好逑，今朝果遂抱衾綯。

燈前細認猩紅色，猶是當年璞玉不？

雪香聞詩，喜曰：「當日聆卿之言，已知卿守貞以待，何俟今日。」二人細細聒話，不覺雞已三唱。

晨起梳洗畢，拜見母親冷氏。冷氏喜曰：「老身一見尤憐，怪不得吾兒眷戀。」復拜猗猗執小星禮。猗猗執其手，曰：「姊姊何拘此禮？妹自西子廟一見，已自心降。及邀至寒舍坐談，時姊姊道梅郎事甚悉，料梅郎詩中所載必是姊姊。及閱鴛鴦圖，姊姊背地沉吟，則鴛鴦圖其為姊姊所以無疑。無奈姊姊藏頭露尾不肯明言。妹私心暗祝，倘得與姊共事梅郎，生平願足，豈知今日果如所願。妹方虛太以待，而遽行此禮，是愧我也。」二人推遜不已。冷氏喜曰：「自古恃才者傲，恃色者驕。我兒才既對、貌相當，今又互相推遜，是洵女中傑士，足以愧天下恃才、恃色者矣！你二人自後無分大小，姊妹相呼。猗猗曰：「善。」於猗猗年少長姊之，月香妹之。兩人你憐我愛，不必細述。

三朝後，雪香具帖奉謂曲江及松、竹三人，酌謝玉成之美。翠濤曰：「這段姻緣，老伯大人仙見已明示‘重到西泠，二美偕歸’，弟等不過從中作合，何力之有？但喜酒是要喫的。」遂各暢飲而別。

自此，雪香日與猗猗、月香偕至母前問寢視膳，閑則敲棋、賦詩。

一日，猗猗正與月香對弈，雪香忽至見芷馨在旁，笑謂曰：「子莫又靜觀鵝蚌。」猗猗微笑曰：「你偏記事。」月香問故，猗猗將在自芳館對弈之事說了一遍。月香笑曰：「梅郎可謂多心，我意欲讓漁人獲利，不知姊姊意下如何？」猗猗曰：「我於芷馨雖則主僕情同姊妹。當梅郎在自芳館北居住時，我既守禮避嫌，一切詩簡往來，非芷馨何以能達？爾時縱無苟且之事，然兩下不無盟約。這幾日觀其動靜，知郎君得隴望蜀已久，本欲與妹妹商議同菊婢一齊收入房中，但恐郎君無御眾之策。」雪香笑曰：「多承二卿美意，我比韓信將兵——多多益善。」月香笑曰：「郎君好厚臉。」三人戲謔一會。猗猗遂將此事告知母親冷氏，冷氏曰：「我兒賢慧亦至此耶！」於是擇日收入房中。

一日，雪香私謂芷馨曰：「今後不致丟你在腦背後了，你可如意否？」芷馨曰：「說也羞人。妾始念，不過望相公垂青，俾使長相依傍，不致失所，於願已足。至若床第之私非敢與聞。」雪香曰：「偶一為之可乎？」芷馨恐猗猗聽見，急趨而出。

忽聞外面喧嚷，問是何事。菊婢曰：「鶴奴報去是本縣太爺奉部文到此，召相公進京授職，請相公出去。」雪香聞之，忙整冠束帶，出來迎接一面送過縣主，一面即請松、竹與曲江並蘭瘦翁、山翁到家商議。翠濤曰：「曲江素性無志功名，獨我三人偏欲就試鴻博，幸而出人頭地，告假榮歸，本志已遂。今朝廷徵召又至，弟與嶼谷實不欲往不知雪香是何主見？」雪香曰：「弟請兄等至，正是為此。弟以家父仙去，老母在堂，且蘭岳翁與山岳翁移家到此，弟一就職萍蹤靡定，安能遽迎板輿到任，即兩岳翁處誰人照應？意欲與二兄作一《告請終養表》，求縣主轉詳上司申奏朝廷，俾弟等得以優遊林下，彼此弄月吟風，豈非人生快事？奚必紆紫拖綠為？」瘦翁與山翁曰：「賢婿之言亦是，但勿因我二老致抗君命。」雪香曰：「婿主意已定，岳父大人不必過慮。」

可也。」遂各相爵而去。

光陰迅速，不覺已是新正。三人計議上表，詳請上司。上司轉奏蒙上諭：

朕以孝治天下，梅如玉等奏請終養，誠烏私之至情，朕甚嘉焉，准其終養。時敕誥命其母，封為太夫人；其內子封為夫人。欽此。

雪香奉上諭，焚香拜謝聖恩，即到松、竹兩家道賀。曲江聞之亦至，遂一同轉至雪香家，拜賀冷太夫人，並拜見蘭、桂二夫人。月香曰：「婢子始終蒙諸君作合，尚未叩謝大德。今既降臨，婢子之幸。」遂儉衽而拜。翠濤等遜謝。舉首忽見菊婢，初非婢子裝飾；蘭氏側復一美人侍立，知是芷馨。退謂雪香曰：「二弟婦側侍立者非芷馨、菊婢乎？」雪香曰：「然。」翠濤曰：「何以亦梳蟬鬢、插鳳釵，全不似婢子裝飾？」雪香曰：「尚未請兄等喫喜酒，已收用了。」翠濤曰：「二弟婦能勿喫醋乎？」雪香曰：「不惟不喫醋而反曲成之。」翠濤曰：「非吾弟不能消此福，然非二弟婦之賢，吾弟亦不能享此福。第恐佔盡人間春色，有犯造物之忌。」雪香曰：「在兄造物或忌之，在我梅雪香造物方曲成之，何忌之有？」

正談笑間，忽蘭瘦翁與山翁至，遂各出位相迎彼此道賀。蘭瘦翁曰：「今而後賢婿可與松兄等得以優遊林下矣！」雪香曰：「小婿志願已遂，所恨者家父仙去，未獲終養耳。」翠濤曰：「伯父仙去，然比堂萱草自可忌憂。且伯父根基不知幾生修到，吾弟亦惟培養根基，家聲勿替足矣！」雪香曰：「善。」於是大排筵宴，命芷馨同菊婢把盞。竹曰：「不可。今既為弟婦夫人，即二翁丈亦必不輕視。」遂命鶴奴捧觴，飲至深夜方散。

雪香從容謂猗猗、月香曰：「二卿情同姊妹，朝夕甚歡。但二岳父母大人另居一處，於必終覺不安，二卿以為何如？」猗猗曰：「據妾愚見，家下亦無多人，雖然茹舍竹籬，頗甚寬闊，不免移至家中，使妾與桂妹得以朝夕親候，豈不兩全？」雪香曰：「正合吾意。」遂告知太夫人，擇日移至家中。二翁每日尋山玩水，欲仿臞翁陳跡；二姥自有冷太夫人共話。惟雪香日偕二美敲棋賦詩，出門則尋翠濤、嶰谷吟風弄月。人之見者，莫不交相羨慕，曰：「松、竹二子固佳，然而梅雪香真仙品也。」讚曰：

所謂伊人，豐姿絕俗。骨傲神清，比德於玉。

不慕繁華，依子空谷。誰其友之，惟松與竹。

孤高成性，靜而能安。誰其配之，惟桂與蘭。

陋彼桃紅，嗤他李白。冒雪冲寒，獨標品格。

[返回 >> 梅蘭佳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本書完](#) [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](#)